

• 理论研究 •

和合思维下对中医整体观念的深度解读^{*}

王小平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山东 250355)

摘要: 中医整体观念及其学术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具有不同于西医“整体观念”的特点和视野。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可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具特色的文化理念。和合思维具有整体性、协调性、自发性、动态性、创生性等丰富内涵。运用和合思维对中医整体观念进行解读与分析,发现中医整体观念具有更深刻的内容:具备元整体的基本特质,在方法学上必须从整体把握部分;注重功能关系的协调有序,而不是解剖结构的关联和实体粒子的相互影响;重视整体协调的自和机制,并将其纳入治疗体系,提出以调和为主而不是对抗的治疗思想;强调时空形神的多维联系,注重顺应时变及生机转化,不同于以空间关系为主的解剖结构。因而,中医整体观念具有独特的理念及价值所在。

关键词: 和合; 整体观念; 内经; 基础理论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9.10.003

中图分类号: R22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CM holistic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izing & integrating” thinking^{*}

Wang Xiaoping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250355, China)

Abstract: Holistic concept and its contents are in lin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us differentiating itself from the “holistic concept” of Western medicine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viewpoints. The “harmonizing & integrating” thinking is the humanistic spirit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most distinctive cultural concep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harmonizing & integrating” thinking has rich connotations such as integrity, coordination, spontaneity, dynamics, and generativeness. By interpreting and analyzing the holistic concept with such a thinking, mor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hat concept are uncovered. It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holism, and emphasizes methodologically treating the part from the overall picture; it values the coordination and order among functions and relations, rather tha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natomical structures and interaction of substantial particles; it stresses self-harmonization, and incorporates it into the therapeutic principle by advocating regulating and harmonizing instead of conflicting; by underlin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nection of time, space, body and spirit, it promotes adapting to time and vitality transformation, which differs from anatomical structure chiefly based on space. Therefore, TCM holism is proven to be a unique and valuable concept.

Keywords: harmonizing & integrating; holism; *Huangdi Neijing*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basic theory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Wang Xiaoping, Ph. D., Doctoral Supervisor.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 4655, University Roa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Changqing District, Jinan, Shandong 250355, China. E-mail: jnwxp1962@163.com

Funding: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ject (973 project) (No. 2013CB53200Z)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王小平,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内经学研究, E-mail: jnwxp1962@163.com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No. 2013CB200Z)

自20世纪60年代“整体观”^[1]作为中医学的主导思想写进教科书后,这一观点已在中医学术界达到共识,现行《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教材均将其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是,随着西医学的发展及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整体观念”是否还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点(或特色),引起学术界的异议。如,有人认为:西医学也有它的“整体观念”,而且这种“整体观念”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相比较,只有形式上与术语上的差异,却并无实质上的不同^[2]。也有学者阐述的更为具体,认为:中西医学均承认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此作为认识和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均重视人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并以此作为指导实践的重要原则。中西医学对整体观念的认识和应用各有特色,但以体现在认知历史以及表述、应用形式等方面的差异最为显著^[3]。从目前中医学界对“整体观念”的表述来看,上述学者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任何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相关的文化背景,“整体观念”概莫例外。中医“整体观念”虽然由现代人提出,并运用现代人的思维和语言进行表述,但由于其观念及学术内容的发生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因而一定有不同与西医“整体观念”的特点和视野。

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是《内经》整体观念形成的文化背景。运用和合思维解读和分析中医整体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医整体观念蕴含的深刻意义及独特内涵。

1 和合思维述要

和合,指不同要素、成分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的整体协调状态,是对事物正常关系的概括^[4]。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词汇和文化理念^[5]。旨在阐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默契、相异相成的本质关系。《周易》以象喻意、以数明理、以文解说,多角度、多层次地表达了和合的内在涵义。儒家以“中庸”立论,确立了用中致和的行为规范,并将“中和”上升为宇宙论,同时提出“时中”观念,为灵活权变地解决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持。道家不仅将“和”置于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和”是道的自然归宿,而且明确了万物和合的自发性与自主性。显见,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可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具特色的思想观念之一。

和合思想认为,万物虽各具品质,差异分殊,但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关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整体协调中展现其独特性能及存在价值,任

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自发地遵循或趋向和合这一宇宙间固有的规律。和合是宇宙万物相异相成的最高境界,是事物新生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作为和合思想的基础,和合思维,开创了有异于西方思维的独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独特的方式方法。

1.1 整体性

在和合的视野里,任何正常事物是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实现融合的统一体,是与该事物相关的各种关系保持整体协调的结果。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创世说,阐明“一”是原始的统一体,“三”即“和”,是阴阳的统一体,万物的化生要经历由一分二,由二合一的过程才能实现。在已形成的和合体中,所谓异质要素,只是名义上的,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整体与要素,真正有意义的是整体功能,要素功能只能在整体中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如“济五味”及“和五音”,纯粹的酸、苦、甘、辛、咸与角、徵、宫、商、羽,对满足人的享受并无多少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五味或五音按适当的时空结构融合、凝聚起来所得到的美食与音乐。也只有在人们欣赏美食与音乐时,五味与五音才凸现它们各自的性质和功能,使人区分出什么是酸与苦,什么是角与徵,从而划分其间的界限。可见,和合的意义是整体性的。

1.2 协调性

协调,是事物处于相对稳态的内在机制,是异质要素达到统一的决定条件,是各种事物的最佳联系方式。在协调的状态下,事物才能保持结构完整、功能优化。协调,有一定的权衡尺度,古人称之为“中”。中,既非“折中”,也非“执一”,而是知常达变,合乎时宜,所以称之为“时中”。其一,事物协调状态的均衡点并不一定在质与量的中点,而是依事物的功用、性质等有所偏颇,水、火皆有阴阳,但火之为火,在于它阳多阴少,水之为水,在于它阴多阳少。其二,事物皆有“中”,由于事物的变化,“中”的尺度亦随之而变。程颐曾说:“如初寒时,则薄裘为中;如在盛夏,而用初寒之裘则非中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执中”贵在权变。

和合是不同要素的融合与协调,先哲明确指出“和”与“同”区别,就在于事物差异与分殊的存在与否,《国语·郑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有差分,才有冲突;有冲突,才有不同事物的相互作用、渗透、包容,直到合和。如那

些优美的、雄壮的、舒缓的乐章,归根到底都是7个不同音素以一定秩序交织而成。差异是和合的基础与前提,《象·睽》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训为乖异、分离,引申为对立、相反。“同”“通”“类”皆统一相成之意。《周易》主张睽中之和,认为在差异和对立中求得统一才能推动事物发展。

和合,是不同要素以“时中”为尺度,以协调为终结的运动过程。和合状态下,各要素呈现出整体协同运动的规律,为此,先哲提出了“序”的概念,《白虎道德论·卷三》曰“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音乐是有序,噪声是无序。和合,即有序。

1.3 自发性

古代先哲视和合为自然界的固有规律,《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促使万物归于和合的力量称之为“神”,《荀子·天论》云“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神自何来?《系辞上》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注·系辞上》释“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欬尔而自造矣。”指出“神”乃太虚“自造”。老子的“道法自然”已道破了天机。自然,即自然而然,“道”不受外物支配,“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五十一章》),“独立而不改”(《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是一个“自己运动”的过程。和合作为道的归宿,当然也遵循着道“自然而然”的禀性,呈现出“自我发动、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自发性运动。

1.4 动态性

和合是有序稳定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止的。儒家将“时”与“中”并举,意在突出中和的时变性,《道德经·第五章》以“橐籥”喻天地,曰:“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静则无生息,唯动能生万物,和合是在动中自然天成。和合的动态性表现在:第一,和合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重要形式,是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实现和存有;第二,和合的实现是动态的,不同要素间的冲突、调适,使参与和合的要素总是处于变化的、充满生气的过程中,通过化与变的发展,逐渐趋向和合。随着新事物、新生命的生成,又会出现新的异质要素,新的冲突融合,构成新的和合。第三,和合的维持过程也是动态的,和合体具有

自我调节能力,将各种“干扰”引起的振荡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维持整体的动态平衡。

1.5 创生性

《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与“生生”被《周易》视作“天地之大德”(《系辞下》),即宇宙最基本、最一般的本性或原理。关于“日新”和“生生”的机制,《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吕氏春秋·有始》亦云“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日新月异,肇始于和合。新生必由和合而成,单一、唯一、同一不能产生新事物,《淮南子·天文训》曰“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有“分”有“和”方生万物,和合是万物化生的终极原因。

总之,和合思维的内涵是丰富的,对中医整体观念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运用和合思维重新审视中医整体观念,对其内涵加以挖掘和析解,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医整体观念的独特之处。

2 对中医整体观念的深度解读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认识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学术思想^[6]。现行教材对其内容的阐述多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人自身结构的关联,如五脏一体、形神一体;二是自然与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其表述尚未体现出中医学特有的意蕴,因而往往令人迷茫或误读。通过和合的视角解读中医整体观念,可以发现中医整体观念更深刻的内容。

2.1 具备元整体的基本特质

对整体性的理解,有“元整体”与“合整体”两种不同观点。“元整体”是由整体分化出其内部诸要素而形成的。整体产生、决定、支配着部分,部分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其变化受制于整体,是整体变化的表现及结果,整体不可分解。“元系统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切入……元系统之不可再分性,触及宇宙万物的起源。”^[7]人是由一个受精卵分化发育而成,也是最典型的元整体。“合整体”是由分散的要素组合为统一体而形成的,部分产生、决定、支配整体,整体的变化受限于部分,是部分变化的表现或结果,整体可以分解为部分,并可再次被组合。如零件组合成机器,砖瓦组合成房屋等。

和合思想秉承的正是元整体的思维,将宇宙及人看作是一个元整体,认为万物皆由“一”分化而来,因而宇宙万物的关联是固有的、本质的,任何事物一旦离开整体就会变性,甚至死亡。宇宙如此,人

体也是如此。因此,人体各个部分不能与整体分开,人也不能与环境分开。那么,考察人体必须从整体着眼,从天地大道推衍生命之道理理所当然,从整体意义把握部分功能顺理成章。再者,根据和合的创生性,“和实生物”,人体各个层面的功能,是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达到和合的结果,具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点。所以,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将部分与整体割裂开来进行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方法学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中医整体观与西医整体观的本质区别之一。

西医整体观是在运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已意识到系统、整体的重要性,但从实际操作中还是将人视作一个可拆卸的“合整体”,逐层分解、还原,在了解各部分之后,再将这部分组合起来。虽然在分解、组合的过程中增强了确定性和明了性,但整体意义上的内容遭到破坏,所得到的只是“等于部分之和”的整体,这种整体可能与人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这也许就是目前西医整体观缺乏实际操作意义的原因。

2.2 注重功能关系的协调有序

中医整体观念的理论框架是以人体五脏为中心构建的,无论阐释人与环境的统一性,还是人自身的整体性,概莫如此。中医学的五脏经历了从实体到功能的演变,也是五行学说运用于医学领域的成果。五行学说不仅是将万事万物分门别类,更重要的是阐释各种事物和现象相生相克、维持协调的动力学原理。因此,《内经》运用五行类分方法把人的整体功能归纳为五脏,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更加明确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并以五脏作为人体最基本的要素,建立了“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灵枢·经别》)的藏象理论。《内经》还提出了五行乘侮及胜复调节的理论,对于解释自然界与人体的和合机制有重大意义。可知,中医学的五脏是《内经》超越了实体内脏,对人“整体生理功能经过整合后的五个基本单元,此非人之生命体原型的描述,而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功能关系的一种五行化的功能模型。”^[8]所以,中医整体观念在阐释“五脏一体”观时,关注的是功能关系的协调;在阐释天人关系时,同样是以五脏为本(《素问·六节藏象论》),并将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说明天人同源、同道、同构的机理。

基于阴阳五行理论而构建的中医整体观念,不仅在内涵上指向了功能,而且在价值取向上接受了和合思维的制导,因为阴阳五行学说“乃是关于‘和’的应用之学”^[9]。因此,中医整体观念无论运用两分法的阴阳,还是五要素的五行,均是以“和而不同”的形式,强调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阐明了人与环境、人体自身协调有序的运动机制。

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形迹。由于中西医脏腑概念内涵的不同,中医整体观注重功能关系的协调有序,西医整体观视野中的主要是解剖结构的关联和实体粒子的相互影响。

2.3 重视整体协调的自和机制

在中医学看来,整体的存在是以各部分的和合来维系的,没有和合就构不成整体。因此,“和合”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先哲对于整体思想最为典型的理解和诠释。中医整体观不仅以各部分的协调有序为指归,还特别重视维持人体协调有序的调节机制,这显然与和合思维一脉相承。《内经》将“神”的概念引入中医学,用以表达“调节机制”的蕴意,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阐释人体调节机制的运作原理。所以《素问·天元纪大论篇》有“阴阳不测谓之神”之说,《灵枢·小针解》亦曰“神者,正气也。”指出“神”即人体抵御邪气、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之“神”生于五脏,是五脏和合产生的整体效应,又反过来主宰着五脏的功能活动,并在五脏功能受到干扰时产生加以调节。由于“神”的调节是自发的,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说明,则称为“阴阳自和”(《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和“五行自制”(《医经溯洄集·亢则害承乃制论》)。可见,人整体协调的维持和调节全赖于“神”这一“自和机制”。既然“神”是维持和调节人体整体协调的主宰者,那么掌控了“神”便抓住了治疗的关键,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篇》将“治神”视为治病五则的第一要则,《灵枢·本神》也提出“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此是《内经》重视“神”的意义所在。

中医学将“神”这一“自和机制”纳入治疗体系,认为任何治疗需要“神应”的环节才能获效,如张介宾在注释《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之“神不使”时说:“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治施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而经气不应,此其神气已去,而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已尔。”说明了神的“使”与“不使”对疗效起决定性作用。由于治疗手段与治疗效

果之间存在着“神应”这一中介环节,所以,中医治疗学提出“调和”法则,不主张直接消灭病原、纠正病理,而是利用“神”这一“自和机制”进行“中介调节”达到治疗效果。中医调和法则正是整体观念的突出体现,也是中医整体观念在治疗理念上与西医治疗学的区别所在。

2.4 强调时空形神的多维联系

和合思想关于“时中”“生物”等观点,反映了和合思维注重顺应时变及生机转化的特征,在深层意识上必然与时间相关联。因为事物的变化及生命的创生,不可能仅靠空间上的观察来认识,必须有赖于从时间的表现上来把握。加之中国古代哲学“心物同源”“主客一体”的思维范式,和合思维在考察事物关系和状态时,往往是将时空、心物统一起来,多维度地把握事物的整体联系,用于阐释和合机理的阴阳五行理论又将这种多维联系归纳为“四时五脏阴阳”的系统结构。

在《内经》“四时五脏阴阳”的系统结构中,天人关系、五脏关系、形神关系均是基于代表着时空结构的五时、五方推演展开的,其中作为人体之本的五脏被赋予了时间内涵。恽树珏《群经见智录·四时为主》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五脏应时,即五脏功能沿时间之轴呈现出的有序变化,与此同时形与神皆随时而动,构成“与天地同纪”的生命韵律。可见,中医整体观念构建的基本要素是时空、形神统一的多维结构。这与西医学以空间关系为主的解剖结构迥然不同。

3 结语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精华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方法论意义。由于“整体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之现行教材表述的不充分,未能将这一观念的深刻内涵阐述清楚。在和合思维的视角下,重新解读“整体观念”,指出其内涵要点及其独特之处,对于我们理解其意义、运用其理念具有重要价值。或许“和合”比“整体”更能准确表达其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 [1] 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组. 内经讲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0: 3.
Beijing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ij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Lectures on Neijing [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60: 3.
- [2] 李金田, 李娟. 整体观是中医学特色与优势的思考[J]. 医学与哲学, 1991, 12(5): 23.
Li JT, Li J. The holistic view is a reflec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1991, 12(5): 23.
- [3] 施怀生, 冯俊蝉. 试论中西医学体系中整体观念之异同[J]. 医学与哲学, 1996, 17(7): 374-375.
Shi HS, Feng JC.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olistic concept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systems [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1996, 17(7): 374-375.
- [4] 王小平. 中医学和理论研究的述要[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1, 25(6): 418-420.
Wang XP. Study on “Hehe” thought in TCM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2001, 25(6): 418-420.
- [5] 程思远. 二论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J]. 中华文化论坛, 1998(1): 29.
Cheng SY. On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Hehe” Cultur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gain [J].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1998(1): 29.
- [6] 孙广仁, 郑红新.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10.
Sun GR, Zheng HX.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 Beijing: Chin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s, 2012: 10.
- [7] 张志强. 增广新概念五行图—论元系统模型[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42(5): 362-369.
Zhang ZQ. Expanded new concept five phase map: on model of metasystem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9, 42(5): 362-369.
- [8] 烟建华. 《内经》五脏概念研究[J]. 中医药学刊, 2005, 23(3): 395-399.
Yan JH.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five zang organs in Neijing [J]. Chinese Archiv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5, 23(3): 395-399.
- [9] 曾庆榴, 陈创生. “和”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J]. 学术研究, 1995(1): 59-64.
Zeng QL, Chen CS.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modern value of “He” [J]. Academic Research, 1995(1): 59-64.

(收稿日期: 2018-12-18)